

五分制吗？

□江海涛

说起参加高考,已是47年前的往事了。

子弟校毕业那年,运气爆棚。先是海军招兵,只要身体合格、政审通过,就能成为让人羡慕的人民海军。没过几天,企业放出话来,毕业后可直接招工进厂。再后来,学校领导采取了一项重要举措:凡放弃高考的同学,可在“五一”节后放假回家,等待企业招工消息,而参加高考的学生则继续在校复习。消息一出,大多数同学欢呼雀跃,庆祝这个能多玩两月的好运气。

我也不例外,兴高采烈回家,把好消息告诉了父母。母亲见我高兴的样子,欲言又止。恰好隔壁梁阿姨来家里玩,听说此事,把我拉到一旁,语重心长地说:“听阿姨一句话,一定要参加高考。能考上大学更好,就算考不上,也会让你懂得很多道理的。”我懵懂地看着早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的梁阿姨,望着她黑边眼镜后面和蔼可亲、充满期待的双眸,勉强答应了下来。

有道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开始复习,才发现落下的知识太多,特别是数学,简直一头雾水。邻居周阿姨很关心我,说:“数学简单。我每天下班后给你辅导1个小时,两个月下来,确保你考个好成绩。”

跟当时的大多数企业一样,家属区楼房大都是4层,每层有7家住户加1个公共卫生间,中间是楼梯。那时的邻居相处融洽,走家串户是常态。我家人口多,分的房子也是最大的户型,加上父母重义好客,自然成了整栋楼的娱乐中心。每天吃饭的时候,总有左邻右舍端着饭碗来夹上几筷子父亲腌的咸菜;父亲钓鱼后炸上一大盆,邻居闻味而来,连一句客套话都不用说,拿起来就吃,就像在自家一样自然。以至于现在邻居群里,老邻居们还很怀念那时的光阴。

就这样,清华大学毕业的周阿姨从单位拿回废弃纸张当草稿纸,开始为我辅导。一天,两天……周阿姨解题速度惊人,写字龙飞凤舞,难题在她面前都是小菜一碟。她讲得潇洒,写得漂亮,我却听得稀里糊涂,一片茫然。三天后,她找到我父母,拍着我肩膀笑着说:“基础太差了。”

高考报名后,全班仅7名学生参加文科高考。学校还算重视,六七个老师围着我们转。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数学上。教数学的夏老师毕业于湖南大学,责任心超强,在辅导我的过程中没少红过眼圈。

当年的高考定在盛夏七月,文科考点设在长寿一中,步行需1小时,走进教室已是一身汗水。铃声响起,拿到数学试卷的一瞬间,我脑袋“嗡”的一声,思绪如同打翻的浆糊。试卷简洁,只有6道大题,一遍看完,每道题都无从下手。越无法破解越着急,越着急则汗水越多。第三天,当我走出考场时,心中忽然迸发出一阵悔恨:以前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呢?

成绩出来后,我傻了眼:数学成绩6分,总成绩离录取分数线差5分。我幡然醒悟,高考原来也没那么难啊,如果……无数个“如果”充斥着我的大脑。当我把通知单拿回家,母亲看了一遍,问:“数学是五分制吗?”引得邻居一阵哄笑。

多年以后,在孩子的婚礼上,我送给孩子两样礼物:人生道路上不要忘记感谢所有帮助过你的人;永远不要忘记学习和锻炼。赢得在场嘉宾一片赞誉之声。掌声响起,我心更明白,所有的人生感悟都源于那场高考。

(作者系重庆市长寿区评协副主席)



梯田之上

□冉崇容

秋日明朗的天光照在层叠起伏的山坡上,一层层梯田顺着山势蜿蜒铺开,成熟的稻穗泛着温润的金黄。田埂上、步道上、石阶上,到处是人。有人在田埂上停下来,眯着眼看了好一阵;有人举着手机拍了一张又拍一张。石阶上坐着几个歇脚的人,风把他们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

我就是从那梯田里爬出来的。

那时候的梯田不是用来看的,是用来刨食的。我们村叫垭口,四面都是山,只有一条县道通出去。村里的田不在一块:坡脚那一小片还算平整,叫大田,留来育秧苗的,每家只有扁担那么宽;其余的散在梨树坪、当湾、柯家湾这些山坳里。这些地名如今写在纸上,看着是有几分诗意,可你若走一遭就知道——全是指甲盖大小的田,歪歪斜斜的,当湾到柯家湾就有四十几层。一层一层爬上去,到处是茅草和坑洼,不把人折腾个脚趴手软不罢休。

可活还得干。

抬谷子,不像现在有打谷机,用的是挞斗,四四方方,两端支起竹篾编织的挡席。力气小的割稻穗,力气大的抬谷子。割下来的稻禾挽成稻把,一把一把放成两个纵队,纵队的距离不能宽于一个挞斗。我们握着稻把,使劲往斗壁上挞。挞一下马上松手,快速把稻把散开,让谷粒充分散落在斗里,第二次手臂不能超过胸口,轻轻地挞下去,让谷粒再次散落在斗里。头一回抬谷子,半天下来手就酸得举不起来。手掌上先是起泡,泡一破,露出红彤彤的肉,当再去握稻把的时候,疼得钻心。可你不敢停,因为稻谷在田里等不得,雨不晓得啥时候就来。烈日底下,汗顺着额头流进眼睛,辣得睁不开。衣服贴在身上黏乎乎的。偶尔抬起头,满眼都是黄澄澄的,晃得人发晕。

农耕机器我也不是没见过,有一次说是展示,很多人围在秧田边观看,站得满满当当的,田埂都看不见了。第一次看见翻地没有用村里的牛,是一台机器在田里划过来划过去,稀奇得紧。当时还在想,要是有一台

这样的机器该多好,就不用天天去割牛草,手指也不会被茅草割得一条一条的。

手上那些泡,破了又好,好了又破,到后来皮就结成一层一层的茧。可稻谷不等人,家家都在抢收。天擦黑了,我们挑着稻谷往家走。田埂湿滑,踩上去“吱”一声,心就跟着急一下。虫子在草丛里叫着,腿肚子直打闪,父亲在我后面压阵。有段路要经过一片坟地,前不久才添了一座新坟,坟头的白幡还没褪色。路过的时候,我一呼一吸扯着风箱,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手心全是汗,扁担上的绳子都攥不紧。忽然一脚踩空,身子一歪,幸好父亲一把扯住了我的扁担。

月亮出来了。我端着一碗南瓜稀饭,就着一碟咸菜,坐在门槛上。脚还止不住地抖,手也跟着抖。一口咸菜滑进腹中,一腔酸楚哽在胸口,热泪险些不受控制地涌出来。院坝空荡荡的,四下无声。

那些日子已经过去,院坝前的黄葛树还在,如今的村子不一样了。

村里家家户户盖了新房。不断有人举着相机对着碉楼拍,四个场口也总有生面孔转来转去。老人们坐在路边看游客,看着看着就指指点点:“原来那儿是我的地,产量高得很,一亩要打干把斤谷子……”说着说着笑了,笑着笑着又沉默了。地还在那里,老人们也还在那里,只是再没有人弯腰插秧,也没有人挥着汗挞谷子了。

静立在稻浪跟前,饱满的稻穗在秋风里轻轻摇曳,思绪悄然漫开,我忽然记起那一件绣了繁花的衣裳,当初只赞叹过绸缎正面纹样的鲜活精致,将衣裳翻过来才看清,背面布满了细密繁复的针脚,一针一线层层叠叠,有些针脚的痕迹里,仿佛还凝着匠人指尖磨破后渗出的血丝。

我们这一代人,从梯田里走出来,可回头看时,说不上恨,也说不上爱。

游人的笑声远远地飘过来,脆生生的。我转身下山。回头望,身后的梯田、稻浪,好看是好看——可看着看着,心里就疼起来。(作者单位:重庆市沙坪坝区巴师附小)

母亲的手表

□黄卓生

母亲离开我们整整27年了。

没什么文化的母亲顶多算个“扫盲生”,也没正式工作。母亲留下的遗物少,但有一件却很值钱,这是一块瑞士罗马表。每当看见这表,思绪总会被拉回到50多年前。

那年春天,我在成昆铁路的渡口(今攀枝花市)工地干活。这年,渡口的商业部门来工地慰问,还展销工业品,其中就有很多进口的瑞士表,记得有英纳格、梅花、罗马等,这些表漂亮但昂贵。

当时,我戴的是父亲给的旧手表,因表盘模糊,还请人带去上海南京路“整容”过。看着展销会上这些漂亮手表,我决定选一块送给母亲。左选右选,最后相中一款梅花表,表很薄,还带夜光,着实好看。可一看185元的价格,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这可得花掉半年多的工资呢,我有点犹豫了。

那晚夜不能寐,辗转反侧,眼前全是母亲的身影。困难年月,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去别人家收割后的地里拾麦穗、捡苕藤,晚上在昏暗灯光下为家人做布鞋、缝补衣物……那时母亲的正式“工作”,是在街道小作坊制作蚊香,挣点微薄收入补贴家用。想到这些,我眼眶湿润了,我想我应该为她做些什么!

第二天下班,我径直来到手表展柜,问营业员有没有女式手表,营业员说没有女式表,不过有一款样式较小的手表,问我要不要。他翻动箱子,拿出一块不大不小的手表。“这块行吗?这是小罗马表,全钢、防水、防震,180元。”这表比普通男表小许多,母亲戴上一定很漂亮。“要得,就是这块。”我没有丝毫犹豫,返回工棚取出钱来,买下了这块表。

给母亲的礼物准备好了,我就急着想尽快赶回老家。那时,铁路职工一年可享受两次火车免票,于是我决定赶着6月回家探亲,这月正好也是我21岁的生日。6月初,我和几个工友搭单位的货车一路颠簸来到成都,再转火车到重庆。第二天下午5点多,又坐火车往万盛赶,到家已是午夜时分。

当我把手表递给母亲时,着实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惊喜。母亲抚摸着手表,连说“太贵了、太贵了”,一旁的父亲则安慰她说:“已经买了就戴上吧,这是孩子的心意,这表还真好看。”母亲将手表戴上,甜甜地笑了。

这是母亲一生中佩戴过的唯一一只新手表,这块手表也陪伴母亲走完了她的一生。

(作者系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蝉鸣

□徐江洪

我一直很安静
只有你还对我喋喋不休
太阳刺破树叶的经脉
枝干上长出火的愤怒
时间停滞……

蝉听见风在流动
风泡在水中
我与散漫的热流对视

蝉的鸣叫坠入夜色
我看见池中水泛起的微波
微波之外跌碎的星河
这让我想起以前的秋天
一片蝉鸣飘落……

我一直很安静
把最后一行诗句
垫在蝉鸣的最下方
看翼翅透过的光
在蝉蜕上最辉煌的鸣唱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

耳顺的秘密(外一首)

□周春文

在记忆里寻觅
微笑 奔跑 亲吻 唠叨
尔后又沉浸在长久的懊悔
留下的伤痛
忙于缝合

不停地分辨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语
并由话语抵达远方
一只蝴蝶殷勤地扇动翅膀
竟一句也听不明白

以后还会有谁走得近些?
地里的灯火
水中的流沙
渡鸦的哀鸣
夕阳下的爱情 阴影
拖累一副简单的肉身

说不出话

一直都在交流 眼睛从没溜走
他的嘴咬得很紧
怎么都不开口

听不懂家乡话?
不懂家乡话的尺码?

小山村是记得的
小山村的田埂与荒草是记得的
小山村的幺娘与婶婶是记得的
眼镜上的每一层小圈就是一个年轻
有时 摘下眼镜
近在眼前的字句才能看清

其实说不说话
无伤大雅
当你的语言已危在旦夕
你压根儿就不该
打开话闸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会员)